皇明法傳錄嘉隆紀

皇明法傳錄嘉隆紀卷三

西湖高汝栻 輯

婁昱明 閱

庚子嘉靖十九年○正月行邊使兵部尚書翟鑾事竣還京詔以原職入閣辦事○二月罷武科鄉試○黃霧四塞隨變爲紅赤色暴風忽起壞文德坊等處 上曰此巽風也占謂主兵喪火命兵部會議邊事以聞○御史姚虞言鄖襄河南饑民就食承天應役而匠額不能遍及饑疲載道陰風淒雨號泣悲呻在天之靈必有側然者謹效鄭俠爲圖十二以附乞命賑救散遣從之○

命修興邸宮殿○三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御史包節劾張璁貴官驕爵疑王廷相嗾之因訐廷相專事燒煉士林共嫺廷相亦上狀自明　帝曰二臣皆朕簡注務期協和毋相詆也○四月寨強縣天鼓鳴夜星隕如雨○六月郭勛請缺軍糧銀濟工費戶部梁材以法裁之勛遂劾其違抗命罷材官○七月方士段朝用以燒煉術因郭勛以進從獻偽金助工雷壇上悅授紫府宣忠高士後術卒不驗云○八月大同叛卒以劉源清故遂入虜中如李天章高懷智等皆爲酋目餘皆偽作僧道流丐狀爲虜偵伺窺我虛實甚悉至是虜入大同鎮卒

錄帝與虜治通遼臣不得任其搶掠何以邊防爲

陸與約勿掠人畜我亦不汝阻虜指折箭以誓乃由井坪朔州鴈門入岢嵐興縣交城汾州至平掠𠌫殺掠無算假道大同遇其卒則以所掠遺之撫總苟幸無事而

本兵以虜退爲詐守睥以醉酒失事也纔若此非天和斬帥合擊虜之隙猶以未可知也及虜之更懈成守此

宣府亦覯望不爲應援山西巡撫陳講告急言大虜深入十日不返爾且不測而本兵張瓚乃曰虜且退矣何事張皇三邊總督劉天和聞虜將入警諸將以矢刎猶既而守睥者醉酒不戒虜登睥入大掠固原乃召醉帥立斬之三軍股慄寧精兵九千躡虜而徹延綏寧夏固原兵合擊之會天大雷雨虜弓解馬蹩蹩淖中死者相屬我兵分左右翼奮勇犄角彌弩大殲虜奔走不暇被

吉囊子一首功五百虜大哭走捷聞帝告廟策勳蔭子陞賞有差○九月火星犯南斗○十月大學士顧鼎臣卒贈太保謚文康　鼎臣崑山人性柔媚善謔曉月入講筵即受知于上

禮部尚書霍韜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敏　韜南海人以議大禮驟貴頗直好古行詭高潔　上以其才可大用超擢入座知無不言多見採用然性剛愎不能容物論好高不達時宜云

金星晝見○十一月慈慶宮本恩殿成○十二月虜入大同塞○羅洪先唐順之趙時春各疏請皇太子于元日御文華殿受羣臣朝賀　上怒罷官黜爲民○吏部尚書許讚進嬰童百問　上令禮部梓刻之

斷莫款服

辛丑嘉靖二十年　正月科臣李文進請禁入覲詣臣以書幣問遺權貴者上可其奏○二月御史楊爵條列五事謂失人心而致危亂上怒甚械訊禁獄○策士奉天殿賜沈坤等二百九十八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四月安南莫登庸面縛軍門獻款請罪上命降安南國爲安南都統使司以莫登庸爲安南都統使子孫世襲給銀印取毛伯溫回京○宗廟災成仁二主燬○詔止一切工役○恭奉成仁二主于景成殿○御史葉承賜請勅所司條時政缺失允之○湖廣參議方遠宜請開海運　上曰運河一時淺阻已在濬治海運不得輕議

所以賂閣而縱恭倍誅何也

○六月俺答乞貢不許遂入寇○福建饑士賢雲南人也以御史包節劾罷後節按雲南賢率僕從辱之節以聞謫邊戍○大同有大星東南流其光如炬俄而天鼓鳴○七月以宗廟災罷萬壽賀○交城王緐輔國將軍表柵謀襲時嚴嵩受賂爲請得旨選卒搜其籍以聞不史受賂者各戍邊既而永壽庶子惟熁與嫡孫懷熔爭立嵩復受金亦爲發允王妃擊登聞鼓奏之因劾嵩貪狀 帝曰表柵惟熁亂行所司劾之嵩女意任事毋以人言介意○八月虜酋俺答阿不孩以求貢不許入犯山西上從馮亮等議命左都御史胡守忠繫之○昭

盧之必甚也夫固然耳是以古聖人爲治必于方盛之時况下此者乎勛之及禍也宜矣

聖皇太后崩○上尊謚曰孝康靖肅莊慈哲懿翊天贊
聖敬皇后○令夏言致仕

時允廓災言在告與郭勛為仇益甚昭聖太后崩上傳 太子服制言報疏有誤筆 上切責令陳狀言引罪乞還鄉 上怒盡削仕其所階以禮部尚書致

先是給事中戚賢劾郭勛假威逞肆狀勛疏辯 上優答之已而六科李鳳來交劾下都察院覆劾未覆刑科張允賢論都察院長虞勢而倚 朝廷遷延不勘 上怒迭鎮撫司械訊勛乖跳辯 上允之命賜以勅勛故不領科臣役稱職中有臣奸何事臣黨何人何必更勞賜勅等語 上怒曰郭勛辯甚不遜殊悖無禮陳誅王

廷相狀同抗疏一并劾奏于是工科高時等遂盡發勛
奸邪事勛坐殺人律死長繫于獄○十月復夏言少
師原職入閣辦事言因　上怒與以自解遽上備邊事
宜　上勝治齋其所爲青詞及他文惟言與嵩稱旨皆
許西苑齋宮即首陛辭　上見而憐之特賜酒饌俾還
私第以需後命尋復其勳階官職俾入閣辦事云○十
一月以鹽法久壞命戶部議尚書李如圭奏請禁革餘
鹽　上曰鹽法壞于餘鹽即革之以復祖宗之舊○十
二月遣部臣往山西賑被虜郡縣○南科王燁論兩守
中與張瓚嚴嵩深相結納與勛互爲奸貪近因勛敗抗

蹤隙訐始附勢以用利終尾敗以脫禍此小人之尤也
疏上未報淯本兵議遣大臣總督薊遼帝特以守中爲
兵部侍郎及至鎮乾沒帑金伐塞上古松數萬株謂便
于哨探而虜騎長驅遂無扞敵復索富商宿將金錢甚
夥洪源劾之亦不報至是諸畫誅逮疏入詔逮至會訊
論斬○南城李華妻胡氏其夫隨父出遊姑易氏與徐
璉通計污胡以塞口胡不從易與璉掩殺之事聞命立
祠日哀烈諭祭入祀典易璉俱伏誅

壬寅嘉靖二十一年正月給事胡賓以近畿荒歉請處
發糶請動支通倉粳米百萬減價發糶尚書李如圭覆

邊墻亦是一要務第遂謂可恃

安南未寧用兵亦未可輕何以遽敘方節

可其謀○三月尚書顧鼎臣與都志進呈上以事多謬命部臣刪訂○時議築大同邊垣樊繼祖恐虜蹂躪不能築詭大有爲外邊不可築內邊難爲築本兵言大同先年既設外邊後欲次邊以限華夷尺寸皆金湯也今不脩築恐醜虜竊據永無恢復之日矣昔河套棄而陝右驚西河棄而甘州危大寧棄而薊州逼三岔河棄而遼東悚乃所邊脩築亦一時權宜但地大財匱果難爲力耳帝命整兵慎守脩垣姑已之○虜掠朔州○夏言九載滿考賜段鈔勑賜褒諭○五月錄平安南功加進撫蔡經兵部尚書安遠侯柳珣少保○閏五月殺虜使

石天爵○六月虜擁衆數萬至廣武天乾𡒐攻墻我兵敗績虜乘夜趨雁門沙灘墩越關南代州○虜薄太原城門外無所掠大掉焚燒指揮王倫等率壯夫以矢石火器斃賊十二人虜復焚演武場移營南走○七月朔日有食之○革大學士夏言職閒在言與嚴嵩同鄉稱晚進言以謙禮驟貴不為下嵩事之惟謹言坐失旨宜罷呼嵩與謀而嵩已造 上所幸秉一真人第訴揚言言覺之嫉心腹科道劾嵩嵩益為恭謹以媚上 上是嵩已心愛嵩攻者益力 上益憐之 上在西苑齋居許入直諸貴人得乘馬言獨用小腰輿以乘 上嚴

香葉巾者不可服者豈上帝之何以好爲既不必辭嵩之巧避何必如此嵩報

之、勿言會上不欲翌善冠而御香葉巾命尚方倣爲履
沉水香爲五冠以賜言及成國、京山、嵩等、言密揭辭非
人臣法服。不敢當。上大怒、嵩于召對日。故冠香葉而
冒輕紗幗于外、故令上見之。上果悅。因留嵩慰諭
甚至、嵩因泣訴見凌于言、上怒、即下勅逐言、進翟鑾
謹身殿、嚴嵩進武殿、因責科道不糾劾、罰降調奪俸者
七十三人〇禮部右侍郎呂柟卒、追謚文簡、
柟高陵人、力學慕古、與馬理、康海俱有時名、嘗以同鄉欲引附、巳絕不與往焉
周府宗人諱凌遇撫臣奏附華將軍安綱等爲庶人、
兵部言虜在山西勢甚猖獗、上命翟鵬爲兵部侍郎總

此將所將兵惟坐視而不救也送死所以目擊也同舟同濟之說乃謂如視之殊為可恨

使為將帥者人人世忠焉則漠南無王庭矣

督宣大偏保山東河南軍務未至而虜列營汾河掠潞州平陽諸郡我兵皆觀望不敢殺掠甚慘副總兵劉世忠督將躡虜力戰諸將無應援者虜集精騎三千麾世忠圍之世忠與劍步戰虜衆亦窘會金矢火藥俱盡虜益銳攻之世忠中二矢死部將惟張宣臣赴援有傷虜乃分掠定襄五臺盂縣從廣武出鴈門自陽和塞去凡深入久駐者四十日掠十衛三十八州縣殺虜男女二十萬有奇馬牛羊豕二百萬衣祿金帛稱是世忠贈謚宣臣等賞賚立祠祀之○起翁萬達為提督副都御史開府辰州相機勦捕湖貴苗湖貴之間有山曰蠟爾又曰蠟

尔諸苗居之苗古三苗遺種也山東北屬鎮溪千戶所稍南屬筸子坪長官司隸湖廣辰州府山西屬銅仁府銅仁平頭二長官司隸貴州西北接四川之酉陽宣撫司地東西可二百里南北百二十里苗雖分土隸兩省中聯絡竄徙實相藪匿然各土官相轄有戶籍稍輸賦與廣西猺種不同其屬鎮溪者半與瀘溪編民雜處所墾種多瀘溪田供徭役雖時小寇竊未叛也有筸子坪土官田興爵以事繫辰州獄諸苗以其地主也歛賄賂吏以計脫深匿苗寨主奉之興爵反率苗多求索湮苗妻女諸苗怨逐之數其公著遂叛日相蔓引鎮溪苗亦

叛其貴州銅平苗則土官弱不能制而有司又不能撫
恤其屬時有叛苗不納稅糧者官以逋欠責見戶見戶
並多逃亡官府嚴督土官平頭長官遂携印逃諸苗悉
騷然反共保蜡爾山結砦自固湖貴諸守臣討之不能
定遂以事上聞　上欲遣官剿撫僉薦萬鏜時鏜家居
乃即家召起爲副都御史開府辰州令相機撫剿鏜乃
檄諸路漢土兵進討之鏜受命檄兵討剿貴苗不克有
言鎮溪土指揮田應朝爲諸苗所信服足辦此事鏜用
爲延平指揮應朝故辰州府學生員巧黠多智術能誘
嚇諸苗往年永順保靖相仇殺皆應朝陰構亂而兩利

其斷及得通捕盜猾惑聾苗大肆奸利征則庇眞寇誘殺邪民冒功賞撫則挾求重貲多反撥苗實未嘗患利故功久不成鏜遣人誘苗帥龍來見苗謂必得質始出鏜令一千戶質龍果來鏜執而并殺之苗亦殺其所質千戶鏜乃厚恤千戶家役遣兩省諸監司挾所隸土官親詣賊巢招撫犒以花紅牛酒粉魚鹽又計口給糧食官其魁龍許保湖苗皆息貴州苗尚觀望未肯靖鏜遂奏苗平請班師許之　朝廷各論功陞賞召鏜還爲兵部侍郎未幾龍許保吳黑苗復倡亂焚刼州縣兩省無寧日○八月火星犯南斗○以嚴嵩爲武英殿大學士

尚且秦甚示几兄笑乎請於乎

同翟鑾辦事給事中沈良材御史董漢臣等 上言嵩貪淫猾惡 皇上洞見而以爲權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其背公營私變亂國是必將無所不至南京給事中王煒等劾嵩險詐姦回貪婪久著若處以具瞻之地是樹天下之貪標也且其子世蕃兇頑彼猾同惡相扶冀之政本必爲國禍南京御史陳紹等亦劾嵩比暱匪人貪黷貨賂言官屢形論列莫逃聖鑒今以璣衡之重畀之必不能同心易慮公爾忘私俱不報○遷按四川御史謝瑜 上言郭勛胡守中張瓚嚴嵩爲聖世四兇 陛下旬月之間誅殛其二而張瓚嚴嵩二兇尚存

何不投之流之以全堯舜之功嵩上疏乞罷上勉留之嵩復上言臣嵩 陛下勉留感激流涕莫知爲應而豺虎爲羣向非聖明委曲保全臣闔門不知死所夫豺獺尚知報本臣豈忍負恩私敢干求去顧臣之心雖自信無媿而言者或聽嫉使或修舊怨日復一日轉相猜忌恐九重高遠何由盡知獨有一去可以塞謗讒之口 上曰卿安心供事再有瀆擾者重治不貸○上幸曹妃宮妃寢宮婢楊金英等怨 上共謀行弒俟 上寢熟以組縊之而誤爲死結得不遂聖宮張金蓮知狀亟走白后后中夜聞變曳裾馳至爲解項結 上得

痳病不能語后命左右收金英等十餘人併曹妃俱磔於市時事起倉卒妃實不知 上務測寃死常憫其寃既而族金英等家以討定官變敕諭中外○兵部尙書張瓚屢被論劾不去既而卒卽與反加陞云○以毛伯溫爲兵部尙書首禁褡充命刊布中外○

癸卯嘉靖二十二年 正月朔日有食之○二月宣大總督翟鵬言前發帑銀夏秋防禦今虜警在秋乞增銀接濟戶部請權發太倉庫銀四十萬應用又宣大米貴宜于京通二倉撥米十萬石赴宣府十五萬石赴大同併議車腳裝貯事宜從之○科臣周怡言翟鑾嚴嵩

懲籍龍璽恃恩脩怨在内附進言失色見　陛下含退
私背詆大臣已不和矣安望其奉下事上也上以怡本
心謗訕部如楊爵例下獄○七月敖略入南手明年春
江南斗米二錢○八月虜入榆林寨敗之○九月上閱
山東試錄手批曰策語含譏訕禮部劾著號翬恭日令
虜虜不入犯乃　皇上廟謨所佩而　諸虜能而去乞
逮治考官　上曰省閱事出巡按教官徒著銜耳業經
狂悖不道逮治之比至杖闕下死布政以下皆遠謫○
禮科給事中陳斐奏順天鄉試以冒籍中者十餘人得
旨錄仲貿等　司逮治中式者所司覈實以聞○十一月

文法太密焉能使人毅然任事

八字剖盡其弊

勅禮部工部復太廟合享制

甲辰嘉靖二十三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徵諸鎮兵戍大同○木土火三星聚于房○二月禮部尚書張潮副王會其孚于試院以侍講茅瓚代之○三月廷試賜秦鳴雷等三百七十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方士段朝用下獄論死○兵部覆科臣戴夢桂奏一量徵調以備折衝二寬法制以便間諜三復削服以備掩襲四懲規避以堅戰守五嚴推擇以備將選令者求將大猷論將太嚴偏將渾真虛文廢武彼秦趙燕薊多勇敢精于騎射若王邦直李大漢其人急召用之上命務實舉行

○四月命禮部集議同宗與室之制○五月建州虜犯
邊東○六月熒惑犯南斗○八月內苑嘉禾生一莖雙
穗六十有四莖壟黍五出者一○朴臣王文等勤少
府江汝璧等明秋通賄大壞制科內閣翟鑾二子汝儉
汝孝遞中鄉會若持券販物而業師崔奇勳姻親焦淸
試既同號座主皆出彭鳳其歐陽衢以汝儉舊師故閱
書經陽引嫌而陰籌畫及沈坤之取陸煒高節之取彭
謙汪一中皆以賄賂并進一奮當道雙鳳齊鳴之謠以
聞鑾疏請擬試上以奬跡頗明下法司逮勘鑾與二子
汝璧奇勳淸鳳衢俱削籍節充軍坤一中煒得無恙○

以許讚爲文淵閣張璧爲東閣參機務○十月科臣戴夢桂劾朱方輕議撤兵翟鵬寡謀輕信致虜入犯命繫桂詔獄戍邊○大同廟聖川卒劉伏玘擒獲叛酋王三以獻命磔之告郊廟社稷○兵部尚書戴金條備邊十二事一別武材以責成効二稽分領以別勤惰三實缺伍以備攻守四選民兵以裨行陣五修戰車以防衝敵六發窖厚以養馬匹七修關隘以固藩屏八重墩臺以明烽火九謹盤詰以杜奸細十處降人以收亡叛十一養死士以探虜情十二選土兵以備調度命斟酌舉行○加秉一真人禮部尚書陶仲文少師其少傅少保如

以其人爵秩倍三孤

故○冬十一月虜破宣府塞入紫荆關時以兵部華防

秋太旱故虜遂深入　上怒譴總督翟鵬戍邊行至河

西務借宿民家不納告之鈔關主事主事撻民家令民

家留鵬宿民家告之東廠以聞遂復逮鵬并鈔關主事

朱方下獄鵬竟瘐死獄中

乙巳嘉靖二十四年○正月　上以恭錄列聖御製文

集并聖學心法四書五經大全及性理二十一史諸書

成貲總裁等官有差○詔中外嚴禁奢靡○侁鸞奏去

冬虜大入寇督兵欒追至朶顏及之一日五戰五捷獲

馘百餘并斬吉囊子狼台吉有犄王功本兵劾其辭多

治行旨遠以中戎外乃齊治之難況也

虜構仲冬日短方及五時質明鬬警追躡于沙河直至朶顏單行既遠而加以五戰並雄捷若是且往年黑山已獻吉囊子大不孩而今又誅斬狠台吉濫引榆王之誅安意封侯之賞宜聚之　帝曰斬獲既多厥功可嘉加嵩太子太保蔭一子巡撫張珩陞一堦○閏正月金星晝見○二月科臣陳棐請撤元世主君臣神主又請改兩京廟祀碑文俱從之○三月大計京官先南科王燁首劾嵩奸嵩乘大計令尚寶丞諸傑貽書南考功薛應旂黜之應旂執書擬奏爲尚書張潤所阻而傑爲南兵主事有貪聲應旂亦黜之時常州守符驗故南御史

也亦在所黜篤乃令御史桂榮劾應旂以私怨黜本郡守謫補外○五月楚世子英燿弒其父王顯榕遣司禮太監溫祥駙馬都尉鄔景和刑部侍郎喻茂堅錦衣衛指揮使袁天章即訊之○楚王顯榕選配吳妃生子英燿嘉靖十七年冊封為世子出居緝熙堂讀書十九年英燿選配陳妃後令樊鸞通陶元兒等容引宮人方三兒于緝熙堂宣淫陳世妃啓知吳妃轉啓楚王執方三兒鎖禁北園陶元兒杖殺樊鸞痛杖四十英燿懷恨又樂婦朱么兒常在楚府唱戲英燿喜之令劉金容挾朱么兒于緝熙堂宣淫楚王聞知劉金引誘英燿爲非假

劉金之謀、本英燿之弒父、所謂亂臣賊子、逆倫之大者也、不意變出于天潢

欲杖死、劉金憂懼、遂惑英燿、日後王位不穩、英燿云、趁我先了他、府中誰人敢說、劉金乘機贊奸、二十四年正月元宵節、英燿啓請楚王飲酒、英燿令謝六兒等、執銅爪、田尭等執棗棍、塗抹面目、帶回回假鼻、伏緝熙堂後、楚王即座、英燿舉手、劉金督率謝六兒等擁出、突用銅爪棗棍弒王身逝、王侍從人朱恩等、從廣智門城上用繩繫下、急赴巡撫巡按御史韋純、告王遇害情由、行按察司查究、英燿遂將宋么兒稱為新娘娘、與之私住于明陽宮、都御史韋純會巡按御史伊敏生具奏、上命湯沐等、會同撫按官究問、英燿獄交情實、獄具、祭告高祖、斬

墓以石立
題塚曰千
閘放生池

于市、焚屍揚灰、同謀者劓于燕、○七月太廟成、羣臣表賀、頒詔天下、○御史周冕言廟貌維新、不宜遣官代祭、上怒、下詔獄、○八月、加秉一真人陶仲文伯爵祿、乃追贈三代、給與誥命、蔭其孫敏為國子生、○諭立京城義塚、○虜犯大同中路、鐵裹門等處、總兵張達、率衆力戰、却之、又犯鵓鴿峪、參將張鳳、率其屬各殊死戰、鳳挺身陷陣中、流矢死、餘番殺、報效生員王邦直、戰死、時虜欲深入、總督翁萬達、總兵周尚文、各追騎四出、邀虜登山望見官兵大集、乃遁出關、半間、　上嘉萬達等功、各賞銀幣、仍賜勅褒奬、復陣亡總兵張鳳原官、贈邦直[illegible]

守者以片語喪一猛將可惜

揮僉事各蔭一子世襲千戶王邦直者灤州人力舉千斤定時邊患孔棘詔求天下武力之士河南撫按官以邦直應詔韓鉞之戰虜衆我寡虜等慮不敵守者從之且激邦直曰若素以勇聞奈何見賊不殺邦直恥之遂大呼入賊陣虜皆辟易見其兵少無後繼遂聚而圍之邦直奮勇獨殺十數人力竭而死邊人哀之

以伉直之言介于柔媚之嵩則媚者容而伉者危矣

十月吏部尚書熊浹諫止箕仙令休致仍遣官校監于邸次○夏言起用至京自言去而嵩入相是時同事者或病或徙或罷嵩獨相及召言來陛見後盡復其官階勳秩且加少師位在嵩上言凡所擬旨行意而已不復顧問嵩嵩亦默默不吐一詞然心甚恨御史陳其學以鹽法事論京山并都督陸炳言擬旨令陳伏罪等

逆言請死有所進案皆長跪而解以是日與嵩謀傾言言殊不悟　上左右小璫來謁言言奴視之其詣嵩必執手延坐欵欵密語持黃金置其袖中以是爭好嵩而惡言　上或使夜瞰言與嵩寓中何狀言時已酣而就枕嵩知之故籍燈坐視青詞草初言亦以青詞得幸至是老而倦思聽客具草亦不復能閱多傳所進者　上益愛嵩嵩乃精其事每擲之地而左右亦無為報知嵩乃精其事之而言之危機伏矣○湖廣巡撫以淮楚間羣盜嘯聚漢江攻剽州縣請設憲臣專理　上諭廷臣推命刑部員外卜大同為斷黃江防僉事提督往來形勝定經防

甚具盜屏跡焉○大學士毛紀卒贈太保諡文簡

紀掖縣人歷仕四朝守正不阿以疾致仕家居二十年頗終一節

壽寧侯張延齡決西市張氏自　弘治正德時憑恃寵靈久爲中外所怨嫉延齡等既得罪而諸子席其故貲富貴擅都下諸無賴子及家奴利其所有類撰造危言以恐嚇之率齎重賄或索賄不得或得而意未慊者則首諸官去年冬有班明于雲鶴者上章告變構及中官戚里延齡自南京逮赴詔獄瘐死明雲鶴以誣奏充戍而言者且接踵未已有劉東山者以射父生死在逃逕視東城御史陳讓捕獲之東山故刁狡嘗詐賺張延齡

子宗儉革銀物無算至是乃上書言延齡夫妻父子親
戚魘魅上事皆實班明等奏不誣冀脫已罪併謀搆致
之仍取張氏奴陳文紳所搆奏詞一紙連封以進諸姦
猾小人又羣起而和之言張氏詛呪魘魅事有迹迺遂
安伯陳鏸西寧侯宋良臣京山侯崔元太監麥福賀恩
李勲等諸所蔓引無慮數十人章俱下錦衣衛拷訊錦
衣衛推鞫東山等所言事皆無實不可聽奏上詔釋元
等餘俱行法司會鞫法司擬東山等枷號三月極邊充
軍謀贖杖還職鏸良臣免究福等請自 上裁因言延
齡罪狀多端久留禁獄其子姪驕溢歛怨以致奸人垂

渥財物紛紛告訐動輒指斥乘輿干犯宮禁其干國體
所係非小乞將延齡亟賜處決　上遂命決于西市○
刑部尚書吳山等會鞫侍郎胡守中法當斬首與建昌
侯張延齡同死于西市○吏部尚書羅欽順卒贈太子
太保謚文莊　欽順江西太和人學術醇正標履端方爲名儒宗
升湖廣穀寧縣知縣高應冕爲光州知州穀寧邑當雲
貴衝繁民苗雜處最號難治應冕罷一切浮冗予以寬和
豪右兼并則立均田法里正侵牟則有三限法民不事
積貯則建預備倉目不知書則建虎谿書院駸駸乎富
庶而興起于行矣時麻陽兵變當事者斂手避鋒叛兵

干麻陽兵變

並虞門日爲國未有心幹事所以不避難險

猖獗靡甚，緋守備將欲殺焉。應晁自邑馳郡、謁監司請

曰事亟矣。不圖則滋蔓何極。監司曰、候兵集。晁曰、緩之

當自定安事兵。監司曰、誰堪任者。晁曰某請單騎往。監司

可曰爾書生、後無兵介以行。一旦有變柰何。晁曰孔[illegible]

亦嘗說洞苗矣。苗異類也。尚可感動。況兵爲吾人乎。聞

之鹿生于山。命懸于厨。吾命有所懸矣。監司壯而許之、

晁先馳檄諭之曰、有患楚悉赴訴、當爲除。及晁手版

兵一、手持刀、一手持訴詞、計五七十紙、皆償餉後赴所

致晁諭曰、果有侵尅、當爲追償。但以鄉兵而糾本官、

朝廷法紀安在。衆咸釋兵去。守備耕廨角門首曰遁于

俄米耳大八生我見錄首惡數人上之監司而貫其稍從事遂平監司曰不須一兵不絶一弦不折一矢而大難立解可謂勝智過人矣爲剡數十上擬擢秦謙以不通于內奸僅改州守云見浙江仁和人

丙午嘉靖二十五年○正月南科游震得言薛應旂公忠任事不避怨府不宜外補尚書唐龍疏應旂疾惡如仇去奸若脱宜復京秩從之○三月太監廖斌植權逐按包節欲繩以法而語先洩斌乃使節謁陵獻牌遂使撤去說稱節䕶出之奏上部下節獄戍邊○

高汝栻曰節戍邊有素難錄其用心人才政事雖執干戈如在禁闈文章古勁雍容諧謔作詩歌呼自稱

居淮十二年，聞太夫人訃，歸卒。又十一年，錢塘劉
之寄皇疇王端衆彈中人李敬有青泉示余南屯則
為。婦救不毛，則為作。丈夫從其是置顧問貲，又閒節
行莊浪兒甘家諸山奔泉借玉。人不善撫田管一紋
甘肅志。婦寡峰瀾泉張駁闢壯心
未可盡也，而摭以志節靈蹇夫。
倭寇浙東，以朱紈為浙江巡撫都御史討之。自罷市舶
凡番貨至，輒賒與奸商。久之，奸商欺負，多者萬金，少
不下千金，轉展不肯償，乃投貴官家。久之，貴官家又欺
負不肯償，貪戾甚於奸商。番人泊近島，遣人坐索，久之
竟不肯償。番人乏食，出沒海上為盜。貴官家欲其急去，
輒以危言撼官府，云番人據近島殺掠人，奈何不出一
奸計
兵備倭，當如是耶。及官府出兵，輒齎糧漏師，好語諭番

人利他日貨至且復賺我如是者久之番人大恨諸貴官家言我貨本倭王物爾價不我償我何以復倭王不掠爾金寶以償倭必殺我盤據海洋不肯去近年寵賂公行上下相蒙官邪政亂小民迫于貪酷苦于徵賦困于饑寒相率入海從倭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羣不逞者皆爲倭奸細爲之鄉導人情忿恨不可堪忍弱者圖飽煖旦夕强者奮臂欲洩其怒于是汪五峰徐必欺毛海峰之徒皆我華人金冠龍袍稱王海島役糾閩廣羣盜勾集各島倭夷大舉入寇連艦百餘艘蔽海而至南自台寧嘉湖至蘇松嵩淮北濱

海數千里同時告警兩京戒嚴兵部議以朱紈爲浙江巡撫都御史兼領福興泉漳治兵捕賊紈任怨任勞嚴禁閩浙諸通番者○吏部尚書周用卒諡恭肅

用吳江人簡亮有識操掌銓肅僚紳望其丰采

八月召甘肅巡撫傅鳳翔于江西科臣楊宗氣劾翔始爲參政以籌邊術圖與遷巡撫一籌未展遽陞江西使非邊材何以參政以散列僉都果有經畧又何以移內地乞罷之而格不行○九月大同總督翁萬達劾宗室充灼弄訪虜入寇訊有跡令自經燬屍餘黨斬以示○十月總督侍郎曾銑請復河套銑爲御史按遼陽數年

計則善矣中國兵弱財匱用臣是以莫致先機

有軍功陞總督三邊銳念河套肥饒地久棄之邊與虜共之虜得乘間入巢窟其中牧水草其犯秦隴甚易欲以十萬逐之因故地入城增戍塡其中其爲全陝計甚備然而未發也適蘇夫人者大學士夏言之繼妻有才色言嬖而畏之其妹適蘇夫人之父曰蘇綱又以女之故出入兩家干言前極道銑復套之意言以復套之名美亟稱銑銑亦自信爲必可成功乃具方畧條十八事以上曰恢復河套曰脩築邊墻曰選擇將材曰選練士卒曰買補馬羸曰進兵機宜曰轉運糧餉曰申明賞罰曰兼備車舟曰多置火器曰招降用間曰審度時

勢、曰妨守河套、曰營田儲蓄、曰明職守、曰息訛言、曰寛文法、曰處孳蓄　上令兵部定策以聞、已而復上營陣八圖、　上嘉獎之、令本兵議行、于是廷臣議詵先後章疏俱可行。　上又令集謀定策、詵復請大司農金錢以數十萬計、調山東河南　良家子十餘萬、于是部心知其難、不敢決請、　上令詵與邊臣悉商以聞、

套古朔地、自正統後、漸棄東勝、於是河套遂爲虜巢、成化八年、遣吏部侍郎葉盛行視、蓋以爲未可輕議、特繕障增戍、護之防、九年秋、遷綏鎮城于榆林、此余子俊經畧之功也、王瓊又以子俊爲失策、後楊一清屢謀、亦以才力不給、不敢力主其事、旋議、旋罷、今吉囊俺答二酋、連歲殘破秦晉、以駐套也、晚有是議、可謂慷慨任事、不避艱險者也、

致任戶部尚書周金卒

金出入諫垣，彈劾不避權貴。正德中馬昂獻隱娠女弟，抗疏請誅昂，還其女，人偉其直，稱。

吏部侍郎董玘卒

玘，會稽人，性剛直，爲吏部，謝絕請托，鄉人多賢之。然博學能文，稱中峯先生云。

丁未嘉靖二十六年。正月山西巡撫楊守謙請經理營田以足兵餉，從之。三月廷試賜李春芳等三百一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北虜俺荅去歲款大同塞求貢，朝議疑之，嚴旨戒邊臣毋墮虜計。蓋是時有復河套謀。將督兵出，故當事者力阻之。○六月曾銑劾仇鸞科斂士卒，阻撓軍機，巡撫楊博附和，上詔各奪俸。先是虜

銑之病根

吏匠侵欺而科之官司以聞其非所繫不小

十爵衆入犯延安慶陽諸處皆銑遣參將李珍夜劫其營斬虜百十一人生擒一人虜遁去上以銑有擒巢奇功命賞銀幣○九月科臣馬錫劾尚書王杲御史艾朴受鹽司賄命郎中余爌收納銀色不足　上怒下杲朴獄戍邊後鎮撫司廉得張祿與其吏銀匠侵欺部行邀務追補杲竟死戍所士論惜之○十一月宮中夜火詔速赦揚爵爵衍介清苦忠直秉性絕無干名躁進之念嘉靖初登進士拜御史因病在告九年復任每思國事日非君恩未報至爲流涕乃　上言五事皆指斥乘輿疏入　上覽之怒甚命遠送鎮撫司長繫將中外辭言

爵論出人。皆稱其識。直爵處獄中。憂慮仰歎。然端凝正直自在。雖獄卒咸信之。久得釋。陶文仲引箕仙惑

上。以問大學士嚴嵩、吏部尚書熊浹。皆言其不可信。浹詞抗直。罷為民。嵩被詰責。因曰我固知釋爵等諸妄言者至矣。命復逮繫。時方抵家一日。忽邑丞且訪之。逮者後至。坐定。逮者入。逮者向在獄中與爵稔。若相訪。然爵迎謂曰。 聖上又索我矣。逮者曰。非也。有事過此。特相候耳。爵曰。何隱為。欲即行乎。丞與逮者慰藉之。知其未朝食也。請入就食。爵不從。出飯與二人同食。飯甚粗。二人不堪。爵食如常也。妻子泣于內。爵飯畢。入內限日吾

與若各盡其分而已無慮我爲。丞日尚有暢語乎。爵日行矣弗復顧遠者吐舌云。爵在獄七年人無敢言者會赦歸有大鳥集舍爵日吾其死矣乃自爲墓志未幾果卒。○廣西巡按爲彬以廣西素患猺獞與其召募防之不若召募勦之。以擣其巢耕其土兵部覆廣西一省猺獞人十之三獞人三之居民二之。事難猝舉且恐他日各據爲賊。上從部議○七月吏部尚書唐龍卒贈少保謚文襄。○山西巡按陳蔡言北虜三犯山西殺掠百萬計費帑金六百萬而職守無尺寸功議者動稱屯守而虜之內侵皆稼扳絶壁攀附懸崖邊垣又安足恃而加以

必戰則伏套有幾套伏則防制有間

積人而非之濟卿材以獻官鶯

銅打書

言命向導譯語和同鎮卒挾虜為重多費鏹刀賄虜自媚虜入既深浚一衆烽以寨責耳還延歲久禍不可言乞速議處余期于必戰盡復套地以固邊防章下兵部○陞尚寶司少卿嚴世蕃為太常寺少卿仍掌尚寶司事○兵部尚書劉天和卒贈少保謚莊襄

天和湖廣麻城人有應變之才始以御史裁大璫廖鑾繼巡撫陝西造輕車弩總理河道手製量水諸器後人多遵用之

戊申嘉靖二十七年○正月嚴嵩論曾銑開邊啓釁禍不可言夏言和同附會致悞國是　上奪言官令致仕銑詣京仰訊刑套之議言左袒銑且有密疏稱銑之忠

而嵩則極言其不可從意稍稍侵言及　請給誓劍得專僇節帥以下　上始心稍稍惡之且下諭曰銑虜之患久矣今以征逐爲名不知師出果有名否兵力果有餘精成功可必否銑何足言祗恐百姓受無辜之僇耳言始懼不敢決請上裁會澄城山崩裂有分崩離析之象又京師大風霾上微入疑甚以套謀問嵩嵩誣言擅權自用機事罔覺臣不以聞上已心疑及退上疏劾銑并自求去甚力　上溫旨留之而責言嚴切遂罷河套之議命緹騎捕銑至京因嵩奪言師傅俾以尚書致仕○兵部奏虜酋俺答等與套虜謀寇延寧　上曰此

百姓二人之志行未實也蓋見賞而後見誅者以為從之好文致其罪耳剝皮取一言便為証也

胄鎮閘邊召之也會勘以聞佐驚先被銑劾因論銑尅

取軍糧侍免重罪倡俊奏誅自解法司會擬銑罪律無

正罪宜比失陷城池例斬　上欲擬所犯正例于是擬

以交結近侍官員例具獄報可乃斬于市妻子流三千

里銑死家無餘貲妻子很狽天下寃之○大同女年十

七化為男○丁未秋兵部尚書陳經被劾以王以旂代

之王是以河套議出為陝西總督以劉儲秀代之儲秀

循例旋辭　上怒削籍去以趙廷瑞代之不半年兵部

更四尚書時王杲簡諒廉平孫繼魯清脩苦節劉儲秀

清貞恪慎相繼去位皆出內閣之意言官之口其貪暴

奸佞依阿卑諂者，卒安享榮祿，即有論劾，行賄得解，而職任如故，旋復陞轉，以故今之大臣，實難展布。上為內閣劫持，下為言官巧詆，相率低頭下氣者，以為循謹；千金饋璧，絡繹道路，即以雄才大器著聲矣。○秋七月八月京師地五震。○九月陞提督兩廣兵部侍郎張岳為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廣川貴軍務。○是月虜大入塞，至于居庸關。○十月夏言死于西市。上令言致仕，言已出京，仇鸞訐銑陷出塞喪師諸事，以賄夏言得解，上益怒，嵩欲雪憤，力為主張，因構蜚語流入禁中，及以災異密疏，引漢楊翟方故事以動上心，方言行至天津

其宗英列
不甚之至
而情反罰
為所操以
故殺數大
成如言如
許如次焚

等皆為其所脅使上檄說大臣數檄罪似者伊誰之咎也

車中問銑被逮竟墮車曰吾死矣復具疏以辨訴嵩十大罪不聽命削其籍行至丹陽錦衣衛校逆入下三法司會訊尚書喻茂堅以言實當八議罪可宥也　上怒甚嵩復力持竟坐與銑交通律同戮于西市其妻蘇氏請以身代　上曰蘇氏亦流人安得代急遣之隆慶初復其官如初賜謚文愍并祭葬

高汝栻曰嚴之其心于夏久矣桂州再入其亦有以自取矣詩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氏之言豈欺我哉宋特寇萊公功蓋一時位極人臣隱士魏野作詩遺之曰好去天上辭將相却來平地作神仙而寇猶戀天書于進竟放逐以死寇知少伯子房真天外冥鴻不可易及試翠紅十帖紀有嚴請夏曼衍佛魏其武安又有桂州往見龍虎山老僧并野老爭席諸事則知桂州之不見寇自召之而寇不自悟也矣

己酉嘉靖二十八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二月以張治爲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李本爲少詹事並入閣預機務○北虜犯宣府把總江瀚董暘禦之全軍皆沒遂犯永寧總督翁萬達親督總兵周尚文追斷其殿後虜遁去捷聞萬達陞尚書尚文加太保○二月　皇太子冠笄薨諡莊敬○五月總兵周尚文卒其子陳叙功代乞卹典科臣沈東請贈以封爵　上怒市美令錦衣衛逮訊○七月浙福巡海都御史朱紈言長嶼諸澳大俠林恭等勾引夷舟作亂而巨奸關通主匿年利因爲向道宜正典刑臺臣因劾紈擅殺啓釁　上令紈還里

侍罪令巡撫勘問○九月諜報虜酋勢將深入尚書翁
萬達乞飭諸臣在關北者必戰以退虜在關南者必守
以保邊　上令相機戰守○十月以夏邦謨爲吏部尚
書○十一月追巡撫河南胡纘宗至京會訊削籍爲民
先是陽武知縣王聯供行殿役不便纘宗怒笞之適御
史陶欽夔劾聯贓罪罷歸復以殺人事覺坐絞待報聯
謀動　宸聽爲脫罪計令子朝策走京師以長至日假
朝衣隨百官入奉天門稱父寃奏纘宗以私郄故入人
罪巡按藩臬諸官阿附纘宗誣同羅織仍摭纘宗迎
駕詩爲呪咀　上怒命逮係纘宗等二十餘人詣京榜

自此奸官得志而訐告者反得揚揚得勝也

訊所司言王聯以殺罪重因奏訐誣指無據纘宗詩章全頌美 聖德語非訕謗聯坐原罪朝策詐托假官當斬纘宗等悉赦勿治疏入 上不悅大學士嚴嵩對曰法官劉訒與纘宗同鄉故黨庇 上曰旣云頌美何以有湘竹英皇之句其為比擬明甚乃廷杖纘宗削籍為民法司奪俸有差嵩以平反公忠兼支大學士俸○大學士許纘卒

纘靈寶人吏部尚書進之子練習國家典故謙厚不伐嘗以兩世掌銓大懼盈滿云。

庚戌嘉靖二十九年○正月朔上不御殿○二月諜報虜移帳駐威寧海子又報欲寇朔州又報欲犯潼西關

原傳報不一部臣請先定廟謨惟當急備薊鎮爲京師屏蔽發河澗兵一枝駐密雲保定兵一枝駐通州聽薊州撫臣節制其涿鹿與州四衛亦聽徵調隘口戍守詔如議○浙江巡按董威請寬海禁以便漁樵裕國課從之○三月廷試賜進士唐汝楫等及第出身差○貴霧四塞○四月湖貴苗平湖貴苗自萬鏜以討龍許保名雖平而實未平也總督湖貴御都史張岳疏言貴州諸苗旋撫旋叛湖苗因之二心若貴苗不誅則湖苗之撫不固因條列會兵討苗諸事皆報可于是岳開府辰州集兩省官議多謂林會深容累討無功撫之便不

此是正道若見之真守得定

聽撫守之使不出掠可也岳力言撫守皆非長久之策必大勦以兵然後撫守可固貴州巡撫李義壯附萬鏜撫議岳劾其不受節制弗肯協謀討賊未幾苗陷印江寇石阡貴州震動事聞　上降詔切責岳削義壯籍岳日湟中之議初亦譁于衆口伐蔡之役功必成于獨斷厚集三省兵一意進勦龍許保等亦糾合湖廣附貴境叛苗百餘人出刼思州府思州城中居民不數十家舊有瞿塘衛踐更卒戍守時聞苗平城守稍怠知府李允簡方視衙苗寇百餘人佯稱瞿塘卒更戍突入城殺吏民百餘人掠帑藏執允簡及經歷知事等官去叅將石

邦憲等聞報至分兵邀其歸路諸苗懼縱允简等得逃去由小徑各遁入林箐邦憲等所遣兵伏諸路邀擊擒斬數十餘人岳乃檄永保二宣慰司及酉陽宣撫冉玄會兵討湖苗助逆者數寨各兵擒斬湖苗渠魁數十人餘黨復以撫定初田應朝自得逃捕後日益橫恣有司侵不能制既構永保釁又合酉陽兵攻平茶虐殺無辜及討苗多所阻撓岳至檄使來見固不奉令復設詐慮之岳廉知應朝雖譎不習騎射無武勇所恃從叔田勉驍悍爲之牙距岳先以計執勉數其罪杖而斃于獄應朝乃竄匿苗寨呆遣人自列岳許之　令出立功贖罪

猶然負固岳乃革其巡捕既失巡捕勢益窮諸土官多
佻嫉之乃託永順宣慰投見于軍門岳以時方用兵恐
激他變乃杖而釋之令從征及苗寇破仍以計擒殺之
時諸苗畧定惟龍許保吳黑苗未獲岳檄邦憲等懸賞
購之邦憲密遣人入寨賄令聽撫苗麻得盤吳老犨吳
旦逞等窺龍許保至龍田寨親家誘至別寨飲酒醉而
縛焉預遣人報邦憲以兵取之械保至岳梟斬轅門諸
守遂欲罷兵岳力持不可謂吳黑苗未誅必為他日患
時黑苗無所蹤跡尚知其以捕急故深自匿也岳乃授
令密齎諸土官衆之遂得黑苗而置之法于是岳乃飛

報各哨擒斬俘獲近二千餘人從賊首有名者五十人
又獲龍許保母女妻妾併獲龍許保餘賊而逃匿林箐
凍餒死者幾盡其巢寨俱已焚毀所窖藏米穀燒掘無
遺具以捷聞苗甚衰敗岳乃撤新調兵而留邦憲守禦
○虜犯大同詔起復兵部尚書翁萬達總督宣大咸寧
侯仇鸞總宣大兵虜大酋曰小王子故元君後控弦可
數十萬人其人甚富而饒樂有帳九帳蓄珍瑤直百萬
或云故元府藏物也嘉靖甲午大同卒叛殺其帥陰媾
小王子又援敗我師大同城下而小王子得少利輒去
不復顧我鎮以策降大同而已不能復有所誅討虜別

部吉囊有子十人人萬騎又有俺答亦強盛十餘萬騎而前後掠中國人將之小王子雖稱爲君于虜苐取羈縻而已不復肯奉調御朝會曰黄毛者異種兇悍不大能別死生有君長而衆少于三部虜或時深入黄毛又從後掠徽取子女玉帛虜苦之後兵合逐北急擊大破之黄毛以是無內顧得併力攻我已亥辛丑吉囊及俺答連歲入山西抵太原圍之十六日而解剽殺吏民驅男婦畜產以百萬計山西固多慓悍射士目不習虜多委棄貲業走山谷閒不幸遇賊即長跪捧首待誅亡敢抗久乃稍稍易之又憤恐合部落爲築戍堡簡徒夫曰

夕乘城撸白挺所在逐有所獲又或出計得不償會吉
囊死乃絕不復窺山西丙午自宣府入隆慶總督尚書
翁萬達發大同周尚文兵拒郤之尚文老矣耐披甲臨
陣與士均苦樂爭願死爲將軍無何萬達入兵部尋以
父喪歸而尚文卒侍郎郭宗臯翁萬達都督張達繼將
大同兵庚戌夏六月虜酋俺荅率衆數萬由小鴦圪塔
墩口入大同塞計伏精銳谿谷中以羸騎百餘爲餌偵
卒信之走白達達素果敢徵兵未集遽率麾下卒馳擊
之伏發圍達數匝馬蹶見殺副帥林椿分兵擊虜虜零騎
于彌陀山兩達被圍即馳援達亦中流矢死虜退事聞

先帝嚴失
援之罰抑
此

追宗阜及趙樸陳耀下獄、具狀、即 朝堂杖一百、發譴
戍邊、左部褒楊死事者、贈官蔭子、賜謚立祠、虜得之將
首、遂引兵去○詔起復兵部尚書翁萬達總督宣大、偏
任都御史、趙錦代陳耀為大同巡撫、起咸寧侯仇鸞為
宣大總兵官、加鸞太子太保。
八月、虜酋俺答脫脫辛愛等、自咸寧海子、移住斷頭山
并調集套虜、衆至十餘萬、謀深入關南、攝總督侍郎、蘇
祐初至宣大、即請益兵餉、未報、而俺酋狼台吉擁衆窺
大同、咸寧侯仇鸞懼、私遣其所善時義以重賄結俺答、
令別寇宣府薊州、無犯大同、虜遂東去、寇薊鎮薊鎮無

寇犯薊鎮

從斯時我能攀其助之寇自汎利消彼日恃各審許身征調句損折多致嫩月開許多殺猖亢通前七具勞且又毀一通所則害因縣之亂賊

重關山外卽虜境所恃朶顏三衛爲藩籬三衛皆得大寧地住牧又歲利入貢賜頗爲我捍禦虜不能越三衛入寇近三衛稍離心多結連北大虜故虜由其境入犯三衛及陰爲嚮道云虜之東也嚮實使之乃佯奏探知虜東行恐侵薊鎭震京師請提兵駐居庸以備不虞是月乙亥虜果寇薊鎭攻古北口巡撫都御史王汝孝悉衆禦之　丙子虜縱兵自闇道至黃榆溝諸處拆邊墻入我兵不能禦遂大潰　丁丑虜悉衆入圍順義時以保定兵駐城中城乃得全虜遂長驅入內地○虜逼通州○巡按直隸御史王忬聞虜攻古北口疏請集諸

戰守策而馳駐通州曰此國家咽喉處也急警吏民城守收漕舟艘路河西勿使爲虜用○戊寅虜至通州以白河阻之不得渡乃駐營河東二十里孤山汝口諸處分掠密雲懷柔三河昌平諸州縣村落居民焚殺殆盡王抒夜爲疏趣使走京師請援京師始震急集諸營兵城守僅老弱四五萬人又半役于總兵提督家不令出伍索武庫甲仗庫閣掾倒勒賄不時發久之不能軍本兵丁汝夔以聞 上大驚遣都御史王儀以三千騎援通州而命文武大臣各十有三人分守都城九門及皇城四門以吏部左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傳總督之給

華防都此亦置旌旗發聲步有生色

旗牌令以軍法從事又命都御史商大節督科道官募民間材及良家子坊甲保伍合四萬餘分並城郭關役令四方來試武舉者千餘人分從諸大臣策應　上猶慮不固撤召大同總兵咸寧侯仇鸞引兵發居庸函前禦虜徵薊鎮諸路及河南山東兵入援禮部尚書徐階奏言京師之兵多不習戰統領勳貴又不知兵乞出罪弁戴綸廢弁劉大章等赦宥召用又曰宜召仇鸞兵入衛大約以大同人馬為京師先鋒以京師人馬助大同人馬聲勢相倚　上嘉納之詔宥綸等各復原職給與兵馬行糧聽總兵官仇鸞調遣詔以咸寧侯仇鸞為平

隨此將文存官因逐有將當不至如諸之勞且也

虜大將軍總督勤王師諸兵以楊守謙爲兵部左侍郎提督戎務時鸞先駐師於虜故首得命即以大同兵二萬三千至守謙亦以保定兵五千至人心稍安既而河間宣府山西遼陽延綏諸將各以兵先後至凡七鎮五萬餘人 上嘉勤王師各賜璽書褒獎予金帛使犒勞衆即軍中拜鸞爲大將總諸鎮兵賜蟒衣玉帶 上尊千金又賜密敕封記曰朕所重唯卿一人得密啓奏以守謙提督圍營駐師城下以衛京師分遣京營諸兵屯城內外巷陌閭營兵俱見敵驅之出皆泣不敢前城外及近地居民擁入連日不絕多被血淋漓至者時事起

平時不知預備倉卒之間安能周悉故未雨綢繆聖人以爲知言

倉卒諸務未備。諸勤王師聞變即馳至。未賫糗糧。制下犒師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戶部文移往復。踰二三日。軍士始得數餅餌。啓廩發粟。則囊橐釜甑皆無所需。故士卒饑疲且甚。陸炳因言戶部不預計軍興糧餉不支。士多餓死。上怒令奪尚書李士翱以下諸官職戴罪辦事。○虜自白河東渡潞水西北行。大掠村居民。焚燒廬舍。火日夜不絕。至東直門。執御廐內臣八人以去。難民扶傷披血集門下。門閉不得入。萬口號慟。聲徹西內。上命啓門扉納之。是日虜掠婦女。大飲演武堂上。遊騎往返六門外。勤王諸兵無有敢攖其鋒者。先虜來通貢

虜求通貢

猖獗至此猶曰搶食賊耳必何如而後謂之勁敵耶

命廷臣集議通貢得失、初虜執御廐內臣楊增去、不殺見虜酋俺答踞坐氈帳、謂曰若歸見天子好為我致書、乃令增持番書入城及敵書、多嫚語求入貢、 上召大學士嚴嵩李本及禮部尚書徐階、對于西苑、 上曰事勢如此、奈何、嵩曰此搶食賊耳、又何足患、階曰虜在城下、縱火殺人、胡止云搶食、當議所以禦之之策、 上顧階曰、卿言是、因問虜求貢書安在、嵩出諸袖中、 上曰此事何以應之、嵩曰、此禮部事、階曰事雖在臣、惟 皇上主張之、 上曰正宜商議、階曰、今虜駐兵近郊、而我戰守之備一無所有、宜權許以款虜、第恐將來要求無

階之對可明得權宜之法

厭耳。上曰苟利社稷皮幣珠玉皆非所愛階曰止于皮幣珠玉則可萬一有不能從者奈何上竦然曰卿可謂遠慮然則當如何階因請以計欵之言其書皆漢文人多疑而不信且無臨城脅貢之禮可令退出大邊外別遣使齎番文因大同守城爲奏事乃可從如此往返之間四方援兵皆至我戰守有備矣。上首肯曰卿言是。因令出再集羣臣議通貢可否日午羣臣畢集禮部示以虜書言欲以三千人入貢許之則緩兵不則益兵破其城因陳筆劄令各書所見奏請。上裁羣臣相顧莫敢發時將向夜。上登見德勝安定門外燬火燭空

標食舊不可勝之面兵以為之

天震惧時　上久不視朝以虜衆薄城吏部尚書夏邦邦謨疏言人情洶洶之時非上躬御正朝延見廷臣不足以繫衆望振威武　上許之是日文武諸臣具服待命闕下晡時　上始出御奉天殿降勅責諸大臣遂還宮羣臣出就午門下跪聽宣勅皆惴慄計所以處分門且下鍵乃勑遣官校逮繫王儀王汝孝來京即訊及儀至下獄以畏懦不職削籍去逮汝孝使者遣根未達汝孝後斬獲虜級覓得以後功末減謫戍初儀至通州命營兵屯戍城外而自閉關臥城中會咸寧侯仇鸞引兵至虜少郤鸞兵以饑故往往掠食諸村落儀令人捕

兵譁　虜薄都城　貞吉媢嫉足致人品

執下獄死者十數人變兵大譁欲甘心儀巡撫御史上其狀故逮治之尋超遷巡按御史王忬爲僉都御史代守通州○虜闌入古北口由通州薄都城是時虜有求貢之意嫚書入朝　上詔禮部尚書徐階集百官議曰中莫有發一語者司業趙貞吉抗言曰此不必問恐後生懦夫牆不解事耳一許貢則虜必入城三千之虜恐烏蠻驛中莫之容也且虜肆深入內外夾攻胡以禦之不幾震驚宫闕乎不務驅逐而畏其恐喝許之貢何異城下之盟斷不可者檢討毛起謂時事孔棘宜暫許之邀使出塞而後拒之貞吉叱起謬語羣臣俱以爲不可

賞罰之典亦自領敕

奏入　上召二人入對西內貞吉大言　陛下宜御奉
天門下詔罪己追奬故鄉督周尚文之功以厲邊師釋
給事周東于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倣
文武百司共爲城守遣官宣諭監督力戰且曰士卒不
力殺敵以平昔王將多冒首功耳令誠得首功一即予
百金所金不十萬虜且盡矣因求爲御史佐軍務上壯
吉言遂擢春坊兼御史予金五百兩領勅將行而勅
不有督戰語不可統攝諸將因謁嚴嵩嵩故有郤辭不
吉怒叱門者嵩大恨之會趙文華又素銜貞吉故
疏而將甘心焉竟不與事權卽兵曹一護卒不可得

時虜騎充斥單騎出城先請總兵佐營宣 上旨激厲付賞功銀一時諸將雖感奮而懦怯甚乃辭曰吾輩與虜遇安能頓貯多金不之納虜且引去貞吉計無所出廼徧諭諸營而還比且復命猶詡貞吉狂誕追論其中理周尙文沈東非是 上怒命錦衣逮杖落職謫荔浦典史 上雖責貞吉而心實重之嘗問趙某何在故由納言轉鄉寺拜戶部侍郎○虜逼通州時汝夔聞警束手無措募偵者無慣卒出郊不十數里遇扶傷者輒奔還妄言見虜城中輒震既而言不信汝夔不加罰後募他卒偵之猶妄如故城中數大震而成國公朱希忠

事務如此汝夔當斬亦宜

理京營兵以兵多役占不足行伍恐見兵少且獲罪乃東西製調爲掩飾計兵疲不得息家人不知所餉亦不知製調者爲誰爭怨汝夔語徹禁中及勤王師至廩餉不時兵饑疲出怨語而大同軍尤無律往往推髮刼掠村落中時被捕獲詭稱遼陽軍遼陽軍者係顏諸部也先是有傳虜中語遼陽軍實導我來者故京師訛言遼陽軍叛而鸞方被寵雖殺大同軍行掠者不敢治必以聞　上謂大同軍首入援行掠亦出饑疲令免窮治遂詔鸞收撫而鸞殊不阿禁汝夔不得已令勿捕大同軍大同軍益無忌民間苦之有甚于虜乃但詭稱遼陽民間

虜飽自去其何言也豈宜出之相君之口

大究展奉制諭則自

不知遂謂汝夔出東入以鄉幽故庇達陽叛軍及虜潰城下汝夔受計于大學士嚴嵩謂地近彼師難掩當令諸將勿輕戰虜飽自去耳諸將因不敢戰乃諉曰汝夔有禁勿戰民間益歸罪汝夔而鸞檄諸將率兵往擊虜乃虜在城下鸞故遠屯郊坰外不敢近城中莫知鸞擊虜與否而楊守謙被命屯城下不敢遠去又以兵少故不敢一擊虜 上聞之謂鸞遠出禦虜而守謙畏懦不出師併汝夔切責之時虜駐城下多殘燬諸中貴園墅諸中貴遂誘汝夔守謙於上 上益心動乃命執汝夔下詔獄遣軍自軍前逮守謙入俱下法司即訊命吏

汝夔守謙以兵少不敢戰固宜之然一東市殞其一負于仇鸞皆有可原

部左侍郎王邦瑞攝兵部事翁萬達代將守謙兵時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少卿沈良才等論汝夔守謙罪當斬獄具爰書甚長胥史錄不即竟 上時坐齋宮趣具獄俄延數刻 上大怒謂黯等比徇將有所規免令逮繫廷杖之奪祿有差是日 上即命斬汝夔守謙刑科都給事中張侃等連疏請援例三覆奏 上愈怒又逮侃等廷杖之仍削侃官斥歸田里○己丑棄汝夔守謙于西市初虜犯城下嵩令汝夔下令勿戰及汝夔被逮嵩恐露前言紿曰毋慮吾爲之地汝夔亦信嵩有回天力安之弗自辯及臨刑乃大呼曰賊嵩誤我

孫反以附首二百級張白功無功遂大倍賞發其盜

遂與守謙俱棄市。仍梟汝夔首以徇。令勿收葬、放其妻三千里外。子戍鐵嶺衛。○己丑、虜將金帛人畜漸退、先以其輜重北去、餘衆猶分掠京城外、欲西奪白羊口出。咸寧侯仇鸞、師諸將兵尾之、虜旋白羊守將扼險禦之、不得出、稍棄牛羊、擁衆東南還、至昌平北、猝與鸞軍遇。鸞不意虜返、倉猝未陣、虜騎躁入。我兵不戰而潰、死傷千餘人。鸞幾爲虜獲、以裨將戴綸徐仁救免、虜長驅至天壽山、見總兵趙國忠列陣紅門前、不敢入而去。戊子虜出横嶺口、過懷來川、陜賓、虜衆盡出、虜至邊掠甚、又顧戀輜重、皆不能軍、諸將以白羊之敗兵氣不揚。竟不

今安在哉四字千古危論

將柔不能驕將弱而依然兵仗

逼赶。但尾至石匣城及張家古北口而返。○九月郎中徐學詩劾嵩奸貪異常。從子世蕃擅執父政。關有所奏必陰中之。如科道王燁陳瓚謝瑜董漢臣今安在哉。乞亟罷斥。命下獄削籍。○十月佐備請選調各邊銳卒衛京師。兵部曰。邊鎮乃京師門戶。禦寇不于門戶。而眷闕于堂奥可乎。命宣大二鎮勿復寇入犯。郎星馳入援屬大將軍各鎮共選六萬八千人。班二京師。與京營兵雜練。京營諸將分誥各訓練士卒。以備北伐。嵩請駐師宣大。俟冬月大舉伐虜。于是兵部侍郎史道顯整士馬戶部尚書孫應奎。顧備軍餘。工部尚書胡松。顧利器械

之乃仍不
專于守邊
之數且昧
彼已之勢
所謂賊去
關門馬後
喝道是也
可笑可歎

帝悅、命戶部括各省貯積追積逋以佐軍興○十一月
鸞率兵、聲言擊虜、乃稍至近塞、夜襲斬老弱數級還、自
劾無功、不問○內閣張治致仕、卒○虜衆既盡出邊、詔
王邦瑞、大振京營戎務、京營廢已久、衛卒多役于諸將、
及中貴之家、或死亡者、猶案空籍給衣糧、充行伍者、又
皆老弱、不任兵、劾成國公、朱希忠、提督京營、王邦瑞、論
罷之、乃以仇鸞代希忠、置戎政府、始鑄印章、命邦瑞協
理、爲鸞副、革去提督內臣、鸞特寵遇、所言無不從、益縱
橫、邦瑞先承制整飭營務、奏論多忤鸞意、至事申撓持、
法不爲鸞屈、上覽言京營與政、節稍殺、鸞益怒、奏疏

可惜

遠燧杖之左遷爾出鸞請大舉北征復請廣集精兵

上命戶部遣使盡括南都及十三布政司庫貯時搜括

嚴切凡解部可二百萬云鸞恃寵甚所上疏輒內批行

之不下部議邦瑞因以爲言又屢駁鸞議鸞摘之遂落

職去

以易州昌平州及通州爲三輔置經畧条大臣

皇明法傳錄嘉隆紀卷三終